

桑榆晚情



现在的杨开德与叶建华(右)

今年,叶建华和杨开德已经相识60年,结婚也已54年了。他们在军干校里相识,先后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,最后携手走入婚姻,半个多世纪的恩爱和坚守让人感动。

前几天,我见到叶建华时,他正在家里忙着洗衣服,一看就是典型的模范丈夫。

把衣服一件件晾好后,他讲述了与妻子共同走过的美满人生。

60年前初相识

1950年9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44师军干校在四川宜宾招收学员,叶建华参加了考试,并认识了情牵一生的爱人——来自四川高县的杨开德。幸运的是,最终两人都被录取了。

录取之后,他们随军到护士大队学习护理。就在这个时期,两个年龄相仿、又是老乡的年轻人互相有了好感。

杨开德性格外向,她的情感和单纯让叶建华感受到阵阵暖意。相识的第一个冬天,杨开德主动对叶建华说:“天冷了,马上就要穿棉衣,把你的棉衣拿来,我给你洗洗。”在那个男女不敢单独在一起说话的年代,杨开德的做法让叶建华十分感动,他对这个勤劳、善良的女孩也更加欣赏了。棉衣洗过之后,杨开德一个人拧不动,叶建华不顾周围人的眼光,直接上前去帮她拧。就这样,渐渐地,爱的种子在两人心中发芽了。

缘分让他们再相遇

1951年年初,护士大队要分两批赶赴朝鲜战场,叶建华要随第一批走,杨开德却被安排在第二批。

这让两个人感到很难过,因为他们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彼此了。一天傍晚,叶建华偷偷

携手爱情路

风雨60年



两人于1956年的合影

见习记者 高亚恒 文/图

地把杨开德约出来,两个人相对无言。过了好一会儿,眼看天要黑了,他才无奈地对杨开德说:“我要先走了,有一套新的花床单和枕巾,我到了朝鲜也用不着,都给你吧!”杨开德接过东西,依依不舍地说:“我随后就去,我们还会有机会再见的。”

到朝鲜战场后,叶建华与杨开德失去了联系,对他们来说,连思念都成了一种奢侈。

不过,缘分并没有就此抛弃他们。一天下午,叶建华在往医院送药品的路上看到了杨开德。他立即让司机停车,跑过去兴奋地说:“是你呀!真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。”杨开德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。她拉着叶建华的手说:“走,我去伙房给你拿几个包子!”不过,由于叶建华有任务在身,他们很快又分别了。

之后,两人四处托人打探对方的消息,可在那个生死一线间的战场上,他们没能再联系上对方。就这样,一别又是三年。

情定终生,不再错过

1954年,叶建华从朝鲜回国,到湖北省应山县继续当兵。杨开德于同年回国,1955年转业到洛阳市政府做体育方面的工作。工作之余,两个人都会偶尔怀念一下曾经的年少岁月。

碰巧的是,和杨开德一起转业的女兵中,有几个人的男朋友就在叶建华所在的部队。于是,杨开德托人给叶建华带了一个纸条,上面写着:“我在洛阳,工作挺好的。有机会你到洛阳玩吧!”叶建华没有犹豫,立即请假一周来了洛阳。

那几天,他们一起到洛河边聊天,到小街品尝小吃,过得非常开心。爱情就像一株疯长的藤蔓,牢牢地把两人拴在了一起。后来,叶建华的部队转移到了山东,杨开德请假到山东去看他。这里的首长和他们开玩笑,说:“你们干脆把婚礼办了吧!”就这样,1956年11月18日,他们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。

结婚之后,他们仍然两地分居,一年只能见两次面,直到1958年,叶建华转业到洛阳,他们才真正生活在了一起。

平凡的日子也精彩

叶建华性格内向,杨开德开朗活泼,两个人一起过日子,难免会产生矛盾。这种时候,杨开德总是大声唠叨,叶建华则默不作声,等妻子气消了再讲道理。

不过,两人虽然性格不同,兴趣爱好却完全一致。他们都喜欢旅游、运动,就连看电视都喜欢看同一个频道。每天早上,他们都会到洛浦公园锻炼身体,叶建华做健身操或打太极拳,杨开德则玩双杠或跑步。每年他们还要结伴出游两三次,开阔视野,丰富晚年生活。

共同走过60年风雨路,在叶建华和杨开德的眼中,对方依然是最好的。在平凡的日子里,他们过出了不一样的精彩。

如果您有难忘的人生故事愿与大家分享,或者您身边有活得开心、活得精彩的老年人,欢迎来稿或给记者提供采访线索。联系电话:65233688。

沧海一粟

爷爷的草鞋

包利民

从记事起,我就常常见爷爷坐在院子里编草鞋。

那时候,爷爷是村里唯一穿草鞋的人。穿上草鞋的爷爷精神焕发,就像他当红军过草地的时候,穿着草鞋轻快地走在阳光里,仿佛那一双脚被囚禁了整个冬季,终于重获了自由。

我穿过爷爷编的草鞋,柔软清凉,说不出的舒服。爷爷说草一定要选好,那些干枯后仍不失韧性的草是最好的材料。由于整天在田里劳作,爷爷的草鞋破损得很快,可他并不担心,因为家里还有许多双。一有闲暇,他便坐在院子里编草鞋,我蹲在一旁看,总觉得他把过去的岁月都编了进去。

从田里回家后,爷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草鞋,挂在院子里的树枝上。草鞋在晚风中摇晃,很快就会变得干爽。夜里,爷爷会去院子里收鞋,怕凌晨的露水再把它们打湿。我听到开门的声音就会坐起来,看爷爷把草鞋捧在胸前,仰头看着天,静静地站上一会儿,才慢慢地踱回房去。那时,也许他又回想起曾经的岁月了。

有一次,爷爷躺在炕上抽烟,由于太劳累,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他手中的烟袋掉在地上,几十双草鞋燃烧起来,化成了一堆灰烬。爷爷一边清扫草灰,一边说:“幸好外边树上还挂着一双,明天还是可以穿!”我问:“你辛辛苦苦编了几个月,这些草鞋一下子全被烧没了,你一点儿也不心疼吗?”爷爷拍着我的头说:“心疼什么?甸子上有那么多的草,还怕没有草鞋吗?”果然,第二天爷爷便又开始编草鞋了。



后来,我离开家乡去外地上学,整个大学期间只回过一次家。爷爷已经干不动活儿了,可依然在编草鞋,岁月就在他的指间流走了。那一双双的草鞋里,藏着爷爷一生的故事。

再后来,我到外地工作,起初的日子诸事不顺,梦想一一破灭。为了逃避无所不在的伤痛,我又回到了家乡。见到爷爷,我落泪了。爷爷身患重病,几乎不能走路,只能拄着拐杖一点一点往前蹭。而刺痛我眼睛的,是他脚上的草鞋。

我讲出了自己这些年所有的失落,爷爷在院子里编着草鞋,那些草是爸爸从甸子上给他打回来的。那天午后,我像小时候一样蹲在那里看着爷爷,爷爷的双手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,他的动作缓慢而沉重。良久,爷爷放下手里的草鞋,抚着我的头说:“那年,爷爷的一堆草鞋都被烧没了。”我轻轻地地点头,爷爷接着说:“你问我为啥不心疼,我说,甸子上有那么多的草,还怕没有草鞋吗?孩子,只要你心里有奔头,还怕干不成事吗?”那一刻,我泪流满面。

那个秋天,爷爷永远地走了。我把他留下的草鞋在坟前焚化。满甸子的草一片金黄,可是,再没有一双手把它们编成鞋,再没有一双脚带着它们健步如飞了。是的,长眠的爷爷再也不需要草鞋了。

闲话茶馆

老糊涂不能没人管

刘鹏

前段时间,乌鲁木齐市一70岁左右的老人从自家三楼窗台跌落,幸得消防人员营救,老人没有受伤。至于为何从三楼跌下,老人说自己眼睛不好,是想下楼时不慎跌落的。老人的儿子则表示,估计是老人老糊涂了(才做出这样的事情),“平时家人上班时,就将房门紧锁,防止老人单独出去发生意外”。(据11月3日《乌鲁木齐晚报》)

儿子一句“老糊涂了”,让我们看到了老人的无奈。这位老人是不是已经老

到了“糊涂”的地步,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其儿子的态度,却让人看到了某种只能意会、不可言传的“孝心”。

我们不妨做两个假设。一是老人的确“老糊涂了”,那么儿子工作忙,不能留在身边照顾,是否应该请人来照料老人,或者把老人送到一些养老机构颐养天年?“上班时把门锁死”,这哪里是锁门,分明是封锁了一分应尽的孝心。

二是老人并没有“老糊涂”,只是

无法忍受身体被锁、失去自由的苦闷,加上眼睛不好,才会不慎跌落。如果这个假设成立,我们不难发现,老人应得的那份孝心,早已在被困“牢笼”时化为乌有。

老人跌落没有受伤,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但老人背后的孤单和无助,那种向自由、渴望阳光的心情,多少人能够理解呢?老龄化社会一步步逼近,人们都准备好了吗?总不能等出了事,再以一句老人“老糊涂了”来解释一切。